



學之山終氣之
 自來去之如沙
 書得楓秋
 學之山終氣之
 自來去之如沙
 書得楓秋

海剛峯先生集卷之六

附封誅傳狀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於直言敢諫之忠陳畢命在公之遺
 老生加顯秩歿賚榮名匪徒論爵以酬庸亦以旌
 賢而化俗爾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明經奮
 跡筮仕蜚聲訓士以身卓有嚴師之範保民如子

浩然良吏之風雖強項不能諧時而真心終以遇
合肆郎闈之入踐軫輔座深憂慷慨片言世爭傳
其諫草崎嶇百死天亦鑒其精忠乃

肅皇容之以勵直臣而

穆考用之以光先德既升華於九列旋建節於三吳
志矢清霜每為民而任怨幾先介石亦因毀而得
名式屢特達之知載應追鋒之召佐銓衡則公方
之毛玠特法紀則蕙直之周昌計吏六年忘愛憎
於物我清徑諸署不吐茹於剛柔顧白駒之駕方

縻而黃鳥之歌已作可無殊數用闡幽光茲特贈
爾太子少保謚忠介錫之誥命於戲紀節

三朝老成人之典刑猶在易名千載清白吏之遺愛
斯長爾靈有知服之無斃

萬曆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寅承寶曆祗飭符章以辨典式昭信義
而與天下更始則惟是符臺之臣是賴茲敷恩有

位錫之璽書而於職司是者可獨後歟爾尚寶司
司丞海瑞天植精忠性敦雅素自名封奏績郎署
升華直諫犯顏秉孤忠而自許匪躬殉國歷九死
以不回朕於訪洛之初首錄

先朝之彥瞻茲遺直宜陟近階俾列秩於秘垣參丞
于符省因授爾階為承德郎錫之勅命昔人有言
魯公藏器莫如置革於左右漢后輯楹不若列雲
於公卿朕惟斯義登爾于茲庶得日近正人時聞
讜論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忱期于有終以永嘉譽

勅曰士君子必得賢婦而後可以正其家賢婦亦必
賴君子而後可以顯于世二者交相成也國家恤
臣之私可忘疏榮之典哉爾尚寶司司丞海瑞妻
王氏里閨舊宗閨闈懿質允為淋媛克相吉人竭
忠盡而不私歷險夷而無貳內襄之力良足褒嘉
茲特封爾為安人茂膺冠帔之華益謹珩璜之節
隆慶元年三月初七日

奉

天承運

海國文獻卷之二
皇帝制曰朕崇建元儲弘敷慶澤兩都庶衆咸與休
嘉矧銀臺納言是載令望以表儀在位簡遴斯重
褒序宜先焉爾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海瑞性資耿
介志行剛貞自歎歷外僚入躋郎署清修勁節百
鍊而益精獨立敢言九死而不悔朕以

先朝遺直拔置清曹既佐符臺尋叅棘寺乃晉遷今
職往即留都品秩寢崇聲光益茂古稱忠貞不二
心之臣爾不忝已茲用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
之誥命夫謇諤之士為邦家光朕所賴以明目達
聰規補闕失者故畀之喉舌之司以階心膂之託
即在留都猶朕左右也尚永有一心以副大任敬
之哉

制曰朕惟大夫有正直節儉之德以揚于朝則必有
純敬誠一之賢以佐于室肆羔羊采蘋之風所為
並列也國有大慶伉儷階崇豈非稱哉爾南京通
政司右通政海瑞妻封安人王氏行應圖史德備
珩璜宜其家人以相夫子在昔抗節直諫不顧其
私暨茲率職奉公無替厥服皆爾克成之于其內

也是用加封爾為恭人薦承禕翟之華益樹閭闔之則

隆慶二年六月初一日

制諭

維

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分守海北兼管海南道左叅政

徐應奎

諭祭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海

瑞

曰惟爾高標絕俗直道提身視斯民由已饑寒耻

厥辟不為堯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爭日月之光

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迨起家于再廢

乃浹歲而三遷巖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

染哀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臺而

政先釐弊若金在冶雖百煉之愈堅俟河之清柰

九泉之莫及特頒祭葬爰賁始終不昧爾靈尚其

歆服

維

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分守海北兼管海南道左叅政

徐應奎

諭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海

瑞

曰爾介節清風老而彌厲直聲正氣歿且猶生迨
茲歸窆之期益軫遺簪之痛載頒諭祭特示眷思
惟爾明靈歆茲渥典

瓊節婦太恭人謝氏傳

或曰婦道柔也而以剛則踰閑矣非所以明壺範
敦粹節也予曰否不然婦事人者也柔其常耳然
剛亦有不可少者姑舅在堂伉儷在室如娣為群
中饋是議此而柔焉可也若乃良人早捐遺孤方
抱鬢髮未變朱顏漸枯月夜霜天衾單影隻烏啼
花笑觸物傷懷綿歷歲時感被災疾饑寒窘其躬
侮挫感其外自非氣貫金石操敵冰玉則從一之
志安能垂老不變哉於此必剛乃能勝之猶之男

子本剛亦當用柔既倜儻矣助以醞藉亦峻烈矣
濟以包荒庶足矯結習之偏蹈中和之軌也然則
男女剛柔之性亦觀所發爾已何常之有瓊節婦
謝氏太恭人者南京都御史大夫海剛峯公之母
也少閑內則質稟近剛結褵之後克執婦道廿有
八歲喪其夫封君公有持日者狀進謂命宜娶居
太夫人諄曰吾義故爾奚命為火之警不重醮時
剛峯公甫四歲而孤太夫人自幼粗識書史口授
以孝經學庸等篇稍長擇塾師教之督以義方常
惟疾之憂與之共卧起不舍又封君公性恢廓不
事家人生產公雖宦遊久其田廬猶無改于舊太
夫人蔬食菲裳拮据卒瘁以佐其廉以故公卒能
抗疏披鱗鞠躬

三朝以骨鯁稱今公性日醇德日邵藏鋒削隅歸於
淪渾

聖天子方虛鼎鉉之司徒之此皆太夫人之教啓之
也太夫人柔而能剛公剛而能柔賢母令子交相
輝映古今圖謀所載能有幾哉能有幾哉守瓊

采問風謠首及斯事諸大夫國人皆爭述太夫人之節熾烈如此因登堂頽其廬闕用勸來者當欲泚筆紀勒其事以闡幽晦維時兵事劬勩不遑文墨未幾以罪行矣然心惓惓未嘗忘也茲秉來之暇檢閱舊牘爰綜其大都詮次之聊代野史亦以見人之剛根於所性而學之融其迹以歸於化則公之所以報罔極者益至而太夫人之節愈不朽矣

萬曆十有五年歲在丁亥仲春月吉日原任奇甸

守麻城石潭居士周思久頓首拜書

御史大夫剛峯海公傳

海外有奇男子傑丈夫生來以忠

君愛民為心不避難不畏強禦不隨俗轉動真能一介不取與介然傳人中卓然於天地之間所謂特立獨行家國天下非之而不顧者非今御史大夫剛峯海公其人歟公名瑞字汝賢剛峯其別號也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以禮記魁己酉科鄉試上春官不中甲選授福建延平府南平縣儒學教諭

陞浙江嚴州府淳安縣知縣被論改調江西贛州府興國縣陞戶部雲南司主事疏諫

肅皇帝事玄修不臨朝逮繫刑部獄

宮車晏駕後

穆宗皇帝登極詔釋公復其官無何陞光祿丞尚寶少卿既又轉丞大理又轉南通政改而北提督內府膳黃未幾陞僉都御史督撫我南畿既又轉副都督糧儲於南又未幾以南糧儲革副都改屬戶部亞卿也坐是遂回籍聽用公在籍十七年

今天子知公之忠因觀風使者薦

詔特起用公吏部擬公通政不可

詔改授左副都於南院南院故無左缺蓋為公特設云公感

上知單舸之任途次聞轉南少宰其佐南銓也暮年而轉今官初為學諭於南平引師儒以自亢不肯用庭叅禮受屈於郡公惟時督學使鎮山朱公檄取公課書院諸生於閩省得全其上下之交教養士最有恩禮士心依向之任淳安則一以民瘼為

念民之疾痛不啻加及已身時總督梅林胡公軍
需有徵發公每以邑小民不堪為言得無有苛責
中臺鄔公故分宜權相姻也奉

璽書經理鹽政於天下將按部淳安虞其騷擾則先
期上記爭止之鄔即素權豪能彈壓人然奪於公
之議竟停車乃其心則稍稍啣公矣離臺袁論劾
公蓋鄔啖之故改調興國公治興國如淳安政聲
卒上聞擢戶部既受職於戶部且治事且疏諫
肅皇帝其畧以侈興土木為竭民膏以數推廣事例

為名爵之濫以師稱陶仲文為非體以天賜仙桃
藥丸為恠妄甚則以

二王不相見居

西苑不還

大內猜疑誹謗戕辱及臣下為薄于父子夫婦君臣
不但以一意玄修不視朝為綱紀之弛而已也人
所至不能堪語輒上聞

上怒甚下之獄然法司擬當大辟竟留中蓋

肅皇亦自能諒公之忠故雖怒之甚猶不欲重譴公

如此督撫我江南則心慕周文襄為人最加意小民而每欲摧折士大夫小民有訟及士夫者無不付之理不時受民詞於途袖滿則納之靴中或又投之輿中亦不禁蓋謂文襄公訪民疾苦每如此故亦欲如此以倣效之也當時賢而位首揆以禮休致還其鄉如華亭相君者其家亦多被按不少貸然無成心久之則自悔後又稱徐公賢者而於士夫家受訟事果無當亦徃徃坐誣者抵於法由此小民雖甚德公而士大夫亦無有深怨公者至

於汰水兵之冗濫幾至激而成變亦不顧以賑饑勸貸富室無敢不應者民賴以濟為多開通諸水利即舉行荒政聚失業而興工作銳然任其事怨不避浮議不能撓迄今稱白茆港諸工不讓前人最有名譽者蓋惟公事不避難所以能如此又惟庶能生威所以群屬吏兢兢奉令謹不敢一有違犯過客之供應例從裁省徃時餽遺禮例不行客亦知公清嚴不復有所希望而責備檄行所部則曰惟奉

海國文集卷之六
朝廷法不知有尚書閣老也不畏強禦類如此其為
少宰於南也時太宰畢公改戶於北丘公未來公
先丘而至則實行太宰事事有執持能秉公吏
役禁納辦官舉生來受歷禁閹坐甚至司屬相見
相送禮亦並為之殺轉掌南憲待各臺史禮亦不
肯有加惟最加意於困窮因臺史王疏陳民
病奉

旨議革百司諸冗役冗費不一以煩之民後又查定
五城間架為應役免役者之等差革官票革各行

經紀刻行夫差冊簡可照繁冊極言軍民苦官獨
利之非專以責之五城五城奉令亦兢兢謹他司
者無不稟受其成焉時有言者負時名說不得伸
而欲借公為重也屢移竿牘板附公公屹然不之
應其不隨俗轉動又如此疏陳一日治安天下事
謂今之從政者皆是貪風俗中人而舉
聖祖剥皮囊草之說以勸

上懲貪其言不能無失又指工部之草場用料太僕
之馬價光祿之上供南京兵部之馬快船當省而

不省為差之一

今天下時蠲租而貧民無田不與宮女內官之衣食常積之無用而望哺嗷嗷之窮民分文無有也為差之三國子生納粟吏員納銀授之官所得幾何而東征西討費不貲為差之三疏上

上意不能平然終亦諒公心之忠不罪也至於一介之不取與惟商阿衡躬耕畝畝中能然其既居位也應寬大恐未嘗不寬大公則顯如其晦皆然是尤可謂難矣齶臺給舍論公謂公不宜於地

方不能謂公有損於地方學使論公謂公盜名不能謂公盜利侍御論公謂公有陳仲子之矯王安石之偏猶可謂公欲勸

上行苛政而擬以張湯杜周則斷乎不可也公始待用家居觀風其地者薦屢起而在位有論及公者則必有薦而明公者亦屢屢故指公出橐中物充貿易資曾不能污公之廉論公有客氣論公矯且偏不宜於地方於位曾亦不能貶公之高始撫我後去我也不但我江南小民思公於去後即所嘗

受公挫折之士夫亦未嘗不服公於去後公之起家而再任留曹也不但舊京小民將哭公於身後即有素不滿公者將亦不能不歎惜公於身後也於乎若公者其真以忠

君愛民為心所謂特立獨行介然傳人中卓然於天地之間家國天下非之而不顧者歟論曰孔子不得中行而專屬意於狂狷謂狂狷可進於中行也海大夫性品超邁不少受變於俗可謂有狂者之資其操行執持能堅如金石不移又可謂有狷

者之介使其得聖人為依歸受所以裁抑而激揚中行或可幾及也惜乎其無所遇其所造止於此然狂狷二者人能一有焉已為聖人所思况其兼而有之乎於乎公真可謂海外奇男子傑丈夫也已昔人謂滄海不斷地脉故海外生有才賢焉若公殆星精由天降而生實鍾天地間氣豈滄海地脉之不斷僅得此以挺生者歟予於公頗相許相知契特著其大節於篇倘傳之後庶幾公之名不至於湮沒而不章是則所以識不亡於公也若其

海剛峯文集卷之六
家世他行履當自有纂述為誌銘者茲不詳
萬曆丁亥冬十月既望

南京禮部尚書丹陽姜寶撰

海忠介公傳

今天下冠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
往趣舍異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為中行之說陽押
而陰為闕而不自知其篡入于鄉愿之中或見謂
功業有道途可指取有名節可夔契凌厲恣睢而
苟為高而罔致嚴于簞簋之飾其平居之所慕說

蓋稜稜若異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未及蓋
棺而論定矣名不虛立士不虛頰壯夫義士非其
仁心為質蟬脫塵埜不畏義死毋榮倖生則胡以
毅然稱大丈夫哉余蓋有感於忠介海公云公生
於嶺南為吾鄉之瓊山人名瑞字汝賢別號剛峯
其學一切以剛為主其談說理道雅尚節槩非陽
浮慕之而創為名高者自辭受取予進退以至拱
揖遜讓居室食飲務畫地而趨媿阿之態側媚之
行絕不以緇於心而染於躬用世之志老而不衰

至縮胸臆莫驟而致通顯者則塞耳而不願聽謀
國之忠持已之介終其身斷斷如也自為諸生時
即抱當世之慮瓊世苦黎患每為經畫區處事宜
始以計偕來伏闕上平黎策意在開道置縣以免
征剿守戍之苦識者相與壯之已而就吏部選曰
士亦各官命耳何擇為選而得教諭南平以倡明
師道為已責首揭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
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辨以廣厲學者而作
其氣抗學官禮於臺使者及監司使者務守

會典憲綱獨立行一意而已臺使者監司使者相驚
嘆以為古已遷淳安令至則校講民所疾苦蠲除
不俟日身自飯粗糲羹藿僮從悉令樵採薪俸之
外無所取時相嚴黨鄔某者以都御史制八省齟
政出行部張甚諸縣道咸盛供帳為敬懼失其意
公挺然不為動至按其生事者聞於鄔而置之法
鄔貌喜而心銜之公時陞嘉興府通判矣鄔之私
人某窺鄔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地故
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為患公自為八事上之

中丞臺次第施行而獨急於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帝恭尚玄修大小臣工率勉強道服從事公慷慨上言天下大計謂今日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則莫若以堯舜禹湯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臣道之誤則莫若以皋夔稷契之輔責臣疏凡千餘言多嘅激

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詳閱意若為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搢紳相顧失色亡幾而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以原職出公獄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為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籍中外墨吏望風解印綬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公者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灌溉弘多已被潮蓄淤為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往來身自督畚鍤開濬

之不旬月而告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
於其豪以為奸利輸不畢入其俗日告訐無已公
廉得其主者名斷擊無少貸悉令受獻者還其田
或許之贖不使富豪有侵奪名由是吳賦無復逋
負者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
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
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由井田遺
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用清丈及令獻鬻還贖
毋俾苦藥不相等為安養生殖至計然公竟以奪

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歸社
門時不能溫突意蕭然也交際所入以周族姻之
貧者邦大夫時過從問政纒纒為言不少懈耻面
諛亦罔及其私里居十餘年而九卿若臺省前後
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

上銳意太平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為南吏部侍郎
公至而疏乞骸骨并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為
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於守令務極選欲
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大

海國叢書卷之六
臣及歸本於君身中多責難之語疏甫上而又有
南都御史之

命浹歲三遷俱出

特簡海內士大夫舉手相告以為

主上特達之知而言官某某目公為迂闊詆公甚力
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而

帝眷方隆屢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無
語及私貧無可給棺槨都御史王公率諸御史相
與捐金治具訃聞

上為震悼命禮官議謚謚忠介且錫之祭葬存歿之
費於數為優矣公之始至南都一意省約罷無名
於官之可去者其理根排枝搔痒爬垢見為毛舉
細察要以惠養元元母耗敗財用而裕其力蓋世
人之所視以為迂而公則斷然以為必可行者南
都民故苦火甲夫差公力為釐正使官民不相擾
為簡可照煩冊以便遵守民若出湯火而公意猶
以未盡如京師法為歉科條甫備而天不憖遺公
已捐舍豈天不欲斯世象仁人君子之澤耶悲夫

當余官翰林時公以戶部主事言事自分必死過
余談治亂興亡之事甚適又相與論文對酒已乃
出二十金遺余囑之我死必以此殯我公今歿於
南子姓兄弟無一在者而余職侍帷幄無能視含
歛諾責之是愧獨計公之精忠大節所以傳不朽
者固自有在而余以公意氣之交能道公之事其
詳而且信者宜莫如余言故因友人梁君之狀而
為之傳云

贊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而
大臣減音樂勲貴撤驟從方拜命而轉化乃爾此
豈有聲音咲貌也乎哉乃海公之砥節礪行而搢
紳又多遺議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謂公
無用於世則不可因其不可一世也而遂詆其不
得用於世則又不可嗚呼行為國棟德足世儀忠
以達名介而遠利剛標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者
吾不得而見之矣

賜進士南京禮部尚書前

太子賓客兩京吏禮二部左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掌詹事府事

會典副總裁

經筵講官郡人王弘誨撰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
保謚忠介剛峯海公行狀

嗚呼公正氣直節獨行敢言業已簡在

帝心昭于國史即愚夫稚子俱能道之安所事狀
顧有隱衷微行足以師世範俗而或出於士人所
不盡睹記者不佞龍忝在戚末事左右最久親炙

最真寧獨忍不搦管詳之而令泯沒為公諱瑞字
汝賢其上世以來未詳在

國初以軍功世廣州衛指揮某者隸籍番禺人洪武
十六年答兒從軍海南著姓于瓊遂為瓊山人不
再傳而族氏蕃衍明經紛起有諱寬者以經行聞
領鄉薦知閩中縣事即公大父也寬從子澄登成
化十一年進士為御史又有潤舉于鄉皆名賢子
八深浩泌淪潮浴瀚俱庠生瀚即公父也以公貴
贈承德郎尚寶司丞加贈中憲大夫南通政司右

通政母謝氏封太安人加封太恭人贈公警敏豪
宕不治生產公甫四齡而贈公捐館太恭人年才
二十有八矢志勵節日夜與公偕寢處口授孝經
學庸諸書長就外傳為訪擇嚴明師託之其貞一
不渝似栢舟而慈訓孚翼則有斷杼和丸之風故
公嘗自謂勉自修飭若非冲年背父者母氏之力
為多然公立志之堅任道之勇則故其天性然也
公生而頎秀挺拔風神迥異稍知識直欲學做聖
賢而紛紛世態皆無當於心以聖賢教人千言萬

語只是欲人識其真心率其真而明目張膽終身
行之卓然不牽於俗者聖賢也昧其真而餒其浩
然之氣不免與俗相為浮沉者鄉原也非聖賢也
今天下惟鄉原之教入人最深世俗群然稱僻性
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稱賢士大夫善處
世者或不免鄉原之為鄉原去大奸惡不甚遠今
人不為大惡必為鄉原而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
惡鄉原為第一公蓋櫟括叔季人情物態盡於鄉
原一言故其平生所學惟務識真必為聖賢不為

海國峯文集卷之六
鄉原力破夫無害從俗之說獵較受賜之說仕不
為道為貧之說以為此皆聖賢偶有為而言今紛
紛為俗夫庸人藉口豈不大謬居恒著嚴師教戒
召神立腔■誨之曰瑞乎女知女之托形於天
地間者乎天付完節女湏完之母宮室妻妾動心
母恟恟易操母財帛世界而中流不砥母對人語
雄而媿影媿衾母質冕裳參狐貉而有媚心耻心
母疚中而氣餒母矜能而諱醫母自許窮天地亘
古今而不顧者而終或不然有一於此不如遄死

公執此以往終身誦之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然猶見時之人紛然舉俗說以進懼夫纖節少狗
竟亦天地不肖子於是復撰客位告辭與同志者
共砥淬而自號曰剛峯以代箴儆云乃若居室之
間人所忽易公獨謂於此不謹性命之理即為之
壅闕而不流君子造端之道謂何以故位內位外
刑家肅然一切男女僕役至老死不踰閭闔相往
來處伯仲姍姍恟恟怡怡而坐立跪拜則惟禮是
嫻有從子鵬與公年相埒同鉛槧同寢食起居又

同上春官然言必明事必稟毋敢幾微媒狎司徒
郎二溪楊公於鄉為先達年最長而於公之門為
姪婿相見間公纔弱冠必持叔丈禮不以長故貴
故稍假在黽庠時獨與一二同志辨學明古即郡
博且嚴敬不敢問覬遺常例瓊人士莊為道學先
生相率師事公惕然為作訓說以詔之曰今之學
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人恒壯之此學奚自而來
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說備在方冊惟潛心玩味而
踴躍於諷咏時舉仲由之不耻緼袍孟子藐大大

人伯夷之敢於非聖服之心胸往來不置或者克
養有機耳其程文藝則曰文不過如畫師之寫神
者耳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國家身心毫無補益
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故
公之用心匪特耻為聲詩即古今文詞要以闡發
性靈而止雖不稟古則而自成一家大率如其人
云嘉靖丙午督學林公始刮目公文已庶其行誼
大加獎賞適有所出婦許訟公且誣裝資林公詰
問以出妻令其可嫁為對至所誣裝俱不辨惟稱

貸倍償而已林公益重之已酉督學蔡公繼至試
題有不曰白乎之句手公卷珍翫移時因詢知公
微隱事嘆曰茲所謂涅而不緇者非耶是歲公舉
廣東鄉試甫應癸丑一科會試不第而當四十強
仕即毅然自決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志
奚必制科遂就教而瓊方平剿黎岐安戢未定公
始舉于鄉所答平黎策問嘗有開道立縣之議得
者已才公經濟至是伏闕上書復申前說其略曰
瓊之黎自弘治十四年迄嘉靖二十年二十九年

凡三大舉矣臣嘗以為弘治間開道立縣可無嘉
靖間兩次大征即今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
鵬剿年年守戍聞者避之已下兵部議覆獻圖說
計便宜燦若指掌而議竟寢已授南平學教諭始
至申諭曰教官非塾師比職欽承

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有一日之雅當以從
令自盡乃首揭朱子白鹿洞五規輔漢卿會粹六
事并摘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
孔子申棖剛者之辨反覆啟迪以發其真心作其

海國峯文集卷之六 二十三
浩氣毋論諸生講讀升散必宿號舍即其家冠婚
諸事亦稟請循禮而行毋論行檢大節所係乃兢
惕即減年微細亦曰即此已陷於不誠不一之地
更學何事相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物進而叅
謁禮儀斷斷執

會典憲綱力以其身為標幟明倫堂不跪道傍不跪
迎送郭門不出上官至一見後不復同有司作三
日揖郡守諸大夫視學升堂教官謁左右跪公居
中挺立諸大夫色艱語侵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

蓋指公也公志在行道而一入官區區禮節不見
諒謂此闕陷世界何能有濟遂告休郡丞某恚公
甚欲聽去太守某獨媿悔曰彼所執竟是吾誤也
時大司空朱鎮山公為閩學憲聞之取赴正學書
院修書公力求去鎮山公慰留曰平生所學謂何
所出謂何只爭一跽耶公乃留按院至延率諸生
候郭門有分守道某先進見公長揖不跽而誰之
侍者以海教官對隨令侍者物色公接按院作何
狀已按院進公禮如前分守公聞之吐舌曰今世

海剛峯文集卷之六 二十六
有若教官耶夫會典憲綱故事皆廢格而獨創舉于公雖若不無駭迂而理有同然則固更相嘆服謂當於古人中求馬用是抗顏於南平四餘年所如一日而守相臺察以上咸鑒涵之矣閩中苦驛傳不命有司而獨檄公酌議公謂驛遞之疲千瘡百孔盡由近年關文冒濫所致今當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而復

國初五馬三驢之法此為上策乃若因職級崇卑以為應付多寡而借關不行中策也禁止迎送勞擾而就中稍為調停節減以求諧俗下策也蓋中策下策公已謂非

國初之舊然皆採時急務故特舉之以為閩計明裁革必可行乎而公之由縣令以至巡撫則固從上策矣戊午春擢知淳安縣事一履境睹痛苦萬狀詢所以嘆曰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壞了豈直不才貪殘剝克囊橐即賢者亦鄉原正道交戰胸中窮竭膏脂博交延譽乃輒歸咎

朝廷征賦煩不可為何也征賦即煩各有定額去什

一未遠而額外無名可省不省

朝廷為之抑諸臣為之耶於是申飭所行事宜而先為明其意若曰知縣知一縣事也上而

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使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已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凡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

朝廷之背否而以鄉原之道待其身以鄉原之道待吾子姓吾長兄弟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

而丞而尉而師儒而里老而生員而吏胥為各申飭謂自吏胥而上誰不身任民物之責與有民社之寄獨柰何自營私為也即其所宜著為潔令名曰淳安政事蓋自信其粹乎聖賢中正之道我

祖宗頒行畫一之制相與執守之其自奉也俸薪外絲毫不侵雖家僮亦令樵採庭甚清閒吏書無事亦聽其從農從商里甲故用銀每丁至四五兩公止徵二錢有奇百凡用度取足於是至上官檄縣取金餽境內士夫舊多委曲應之公惟於其贖鍰

內理焉有則送無則已撫按出例陰遺其吏書謂
無此則禍且至公獨充軍死罪寧甘受安可為此
穿窬舉動耶津要知厚有餽問外官入京有交際
謂要做官不得不如是公獨曰盡天下而不為上
官之賂也豈盡不遷又盡天下而惟上官之賂也
豈盡不黜安可自以其身甘溝壑也淳故多淫祠
社學獨缺公毀祠宇以為社學欲盡如洪武六年
令乃止而作興士子以道義不以勢利間有援例
上粟必諭之歸於正焉維時都御史馮氏挾權相

總制八省齷政威焰赫甚其子過淳安索夫馬不
與怒捉輿臺非理凌虐甚至倒而懸之公不顧密
執馮關防詐偽中所云申文得馮批悉捕按如法
先是馮憲令巡歷所至務為節省而其實不然大
率有司皆窮極淫靡以事之動費千百計程只日
當至嚴嚴守相戒盛為供具以待公獨上稟帖曰
傳聞所至與憲牌異欲從憲牌則懼招尤欲從傳
聞則恐違憲下邑疲敝未知所從馮匿笑而署曰
照憲牌行然迂道去不過嚴矣嚴守聞馮且至而

中止疑之已知公具稟之故慮禍且不測盛怒待公入見輒踞坐擊案曰幾大官敢爾詈不停口公惟斂容長跪無一語辨氣稍平起揖而退亦無後言迨駢事竣嚴諸官故無害太守見謝曰好了淳安百姓難為汝難為汝然鄔雖媿屈公而陰嗾其私人袁巡齧曰不驅海疆項何以持風憲體乎袁既受顧使而按淳又見公迎送不遠供應不隆有所鈞付不唯唯應諄曰汝即欲學府官樣還未還未已而公給由申呈駁云方呈給由已為陞任之

狀不准考竟論然公無事可指摘尋有通判嘉興之命又以袁論之故仍以原職改調公聽調赴部朱鎮山公貳銓曹矣隆冬盛寒公見猶服絲且敝朱公曰即貧不能製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黃石絹朱公為言公清望於冢宰嚴公而其鄰邑興國適缺令遂改公補之公抵任察地瘠民貧歲徵不滿什之伍弊在浮彊乃條八事上南贛都御史吳堯山公次第請行而獨急清丈清丈甫畢而報陞戶部雲南司主事蓋鎮山公力也公將赴部太恭人

怯北寒思歸亟不得已發王恭人携二男三女扶侍以歸而輕身挾二僕北上既視事日見

肅皇帝晚年玄修大小臣工率勉強道服將事乃慷上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蓋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以皋瓊稷契之輔責臣欲洗數十年阿君之耻其間批鱗逆耳侃侃數千餘言自許於有犯無隱之義

國史蓋詳載之公是疏出一日而直聲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內外無不知有所謂海主事也者疏始入即訪同鄉庶吉事王先生于玉堂公署相見問自分必死首以後事為托詢其所由袖中出奏草一通人方危公而公且談笑自若至所遺後事惟白金二十兩曰死於爾乎殯還我首丘足矣已而對酒論文談古今治亂興衰之故甚悉至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己惟以事事認真集義養氣為主徐而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

字鄉原治古之盛何由而見語畢從容赴

朝房席藁待罪鼎鑊自甘絕無幾微可憐之色王先
生者即今宮詹忠銘公故嘗為予言之嗟夫死生
之際亦大矣而公就義從容若此豈市直沽名徼
倖於一試者哉疏入為乙丑冬十二月逾年丙寅
數月不下時有廠衛人在公左右偵食息暨所如
徃而公則終日子子匍匐待命會

上方煩懣一日忽下公詔獄論死中外相顧失色而
今上寶何公為司務時上疏力救公亦幾死然竊

聞公疏入時

上創覽怒甚抵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
為感動太息稱有比干之忠又密

諭輔臣華亭公云今人心之恨不新其政此物可見
也他說的都是語在華亭集中然則

肅皇帝曷嘗有死公之心哉讞獄雖上而竟留中意
亦淵矣臘月幾望

肅皇上賓

莊皇踐祚首奉遺

詔出公於獄復原職尋改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卯改
元晉丞尚寶四月丞大理右七月轉左適有波羅
之役奉使回省公遵令甲行出使禮三司諸公率
以鄉官忽之而公自處甚峻學憲羅公尤相齟齬
至以私郤沮太恭人旌節事公亦不為之屈十一
月陞南京右通政復迎太恭人就養而王恭人始
偕來己巳春正月改通政司右通政提督騰黃六
月陞右僉都御史奉

勅總督糧儲巡撫應天撫故與按並彈壓一方欲有

規畫必衡騰後行公則謂撫按各有專責不得越
俎相侵乃獨以昔所為教南平者令淳安者令興
國者稍加潤色擴充為督撫憲約意蓋主於斥黜
貪墨搏擊豪強矯革浮淫釐正宿弊令既布嚴乎
烈日秋霜風物頓易郡邑吏凜凜競飭若非往日
人賊者則望風解印綬去權豪勢宦斂手屏息至
移他省避之有顯者赭其門第以居聞公明日將
至一夜遂易而黜監造中貴某素驕橫侈縱出入
肩輿八人騶從甚都一見公即內媿貶損不能自

安所用肩輿人遂減其半吳故有淞江匯震澤入
海瀕江田畝灌溉弘多已被潮啗淤為陸議濬者
屢迄無就民有謠惟是海龍王始開得耳至是公
議開實應民謠而按院某者先是惡公壓已每事
不與之商議乃於此舉故為相左且欲按劍尋其
後公不顧毅然獨以身任之措處公羨召募丁作
乘輕舸往來江上督畚鍤不旬月報竣計費甚省
且役成而民不知勞按院某驚訝竊嘆曰萬世功
被他成了至今姑蘇民無不得之獨以公在任不

久未及大究其施為憾焉江以南貧富相傾弱者
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為奸利而此離瘠苦之狀接
於目侵占吞奪之訟聚於庭公氣勃勃下令受獻
者悉退還或許贖即恩厚如華亭相公家亦義勸
其退田不已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
法井田之卒壞而不復惟有亟奪富民田一言至
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下策矣然
猶井田遺意故其兩制疲邑皆用清丈茲又令獻
鬻還贖意亦人哉顧勢豪沿襲腹誹唇積竟以奪

富民田中公而舒戴給事章交至解撫事專督南
京糧儲方巡撫候代而糧儲裁革實以計去公也
公以庚午四月回籍閉門却掃為終焉計自始仕
至此十八年所祿入厘買居第一區直一百二十
金祖田十畝外無益惟萬曆乙亥治太恭人塋事
兵憲陳公助賻金始斥置墓田數畝耳居恒稱不
給而交際所入輒周戚里貧乏未嘗自私邦大夫
戈戟相屬諮民瘼問行政得失必纒纒為正言之
耻面諛亦罔及其私曾有吏書算田畝陰為公減

一畝八分公清出不謂其厚已必鳴而正之山水
諸癖一無好而惟喜讀書其所著述如泰伯等論
多破除俗謬而猶喜引進後學家居十餘年日為
課稅文說經義或餒困時以手撐腹言無倦厭即
相送出門猶立談移晷也平生然有用世志嘗讀
嚴子陵傳至橫足帝腹事嘆曰吾人一身備萬物
之理則當以萬物一體為已任士君子出處何常
視所遇何如耳有君如此安忍負之乎歸未幾而
薦者踵至都諫雒涇坡等會薦有忠貫日月望重

華夷之語而吏部具覆奉

上命遇有員缺相應酌量起用逾年萬曆改元癸酉
又奉

今上命遇有兩京清散員缺推補時蓋籍籍望公起
矣嗣是御史若詹若龔若梅若王都御史若郭給
事若王各具疏薦而最後甲申冬十二月鄧按院
純吾報

命薦如會薦然

上曰海瑞既屢經薦舉查有相應員缺即便起用不

逾月推通政司左通政

上又曰再查相應員缺起他逾年乙酉正月起僉南
臺都御史未至以為南吏部右侍郎舉朝搢紳無
不羨

主上特達之知而海內聞公起亦誰不舉手加額獨
惜其起稍遲莫蓋公是時年已七十有二矣公以
二月聞

命即束裝就道或勸公盍姑辭諸公則謂

主上有特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區區虛襲

海剛峯文集卷之六 三十六
奚取馬遂啓行自瓊臺至覘峒家僕皆徒步有一
小僮亦祇携附前輿不與馬又自五羊至上新惟
坐一小船寂寂過多無知者五月履任冢宰五月
林公未到公署部事見兵馬司票取坊上人辦公
讌百物又見該坊送各衙門取應票共三百餘紙
嘆曰夫以五城之人當一京千百官出入用度之
擾誠難而苦矣吏部既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
遂張示禁革故辦事官吏有輸銀公費并新任有
賈禮一切革嘗思念方今

主聖臣良萬載一時而吏治民風猶如先日因疏引
骸骨併陳一日治安要機謂欲安百姓先守令欲
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
諸大臣歸本於君身治安之要誠無易此顧獨憤
貪殘滿載論劾不止者蓋起於改在法贓八十貫
絞律而從雜犯准徒許贖非重刑決不能懲以故
援霍文敏請復枉法律疏而因及

國初尚有剥皮囊草特以明其言必可信而觀者不
察遂謂欲復剥皮令馬且歷舉今政以責難於君

曰願

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

九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見堯舜母見天子意真語切而近於艷即

帝心亦且難之蓋疏上為丙戌二月而是時則又有南右都御史命矣公用世極銳

上用公亦極銳浹歲三遷咸屬睿眷自此疏一出忌信參焉而梅房御史遂憑藉雌黃房則大肆詆擊公質不勝房惟是彭君遵古諸君壽賢顧君允

成三進士疏乃足以發紓正氣而培植善人耳公於時雖拜

命履都御史任而歸志已決婁疏乞骸骨第國是未清

主眷未衰火甲夫差方題議未定時且大計故遲遲

焉大計苦于愛憎叢煩是非難一公獨與家宰李

公秉公持正母縱母苛衆咸服之至於火甲止為

地防守原無襍差今則一京千百其官率於茲焉

取用雖節題單亦竟廢公乃一正之於官民界限

使官不侵民民不病官總之為簡可照煩一冊使
上以稽下下以應上留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矣
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為歎云比夫議既定歸
志益決貽不佞龍書曰七十有四非做官時節况
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為龍復曰此兩語足
以決去就矣蓋六乞骸骨不得允竟以丁亥冬十
月十有四日卒於留都慟哉卒之前三日兵部送
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病不藥臨危男僕猶不入
內無一語及身後事獨抱真純以還檢篋內厘祿
金一百五十一兩綾紬葛各一微都御史王公麟
泉學諸御史捐金治具何以歸乎子姓兄弟既無
一在側雖有二媵四僕又愚弱不任而更衣沐浴
含歛悉都御史王公左右襄治則諸御史噫嘻公
何以得此於諸公哉南諸搢紳見公卒相顧悼曰
天不佑善俾正人氣奪百姓奔相告扶服悲號若
喪慈母十一月六日訃至亡論識不識更相悼曰
安得復見若人

上聞為之咨嗟纏惻申命秩宗考典禮祭八壇水衡

海國峯文集卷之六
致金錢宅窀穸遣行人許君子偉往治葬太宰議
贈官加太子少保太史易名謚忠介蓋

上之篤念直臣恩厚如是哉公生於正德甲戌十二月念之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王氏封安人繼封
恭人前娶許氏生二女出後娶潘氏不越月亦出
側室二丘氏韓氏人之口實公者謂公此處認真
太過至六娶七娶不知公娶惟三而慎選輒易則
側室其出其死抑亦所遭不幸乃其中尚有人不
能堪者而公且安之也子男二長中砥次中亮皆

王恭人出一十一歲一九歲以公在獄時殤逝
又生一子中期丘側室出三歲而殤從弟珣有仲
子中適倫序應繼公雖未立而起官時屬以家則
繼者必此子也女三長適蓮塘張筠次適林知縣
子林岳皆許出三適郡學生周維城王恭人出鳴
呼公之出處生死其關於

國家氣運吾不敢知其學士大夫之愛憎疑信吾亦
不敢知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顯而蒞官立朝
質諸其所著嚴師教誡一一契券無毫髮假孔子

所謂強哉矯而孟子所謂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論者槩其性甘淡薄有採薇之風天挺忠貞有扣馬之節謂道似伯夷信矣然其視斯民由已饑寒耻厥辟不為堯舜言動必則古昔稱先王蒞官必守

祖宗成憲挫折不磨鼎鑊不避即伊尹奚讓望之如泰山壁立就之如春風太和接談無疾言無遽色臨難無鬱氣無忿容箕楚子弟撻臧獲亦不見其屬色嚴聲即柳下惠奚加特其質多由於天植學

未進於時中任事不無或過而隘與不恭蓋亦有馬嗟夫公所蒞咸口碑尸祝所至多枳道塞途瞻望之處留都時有不識姓名遠方老者求供帚除一月兩月去又有相率求貌公像以去學士大夫亦有焚香事公每事必如羅浮葉綱齋者而不倭龍居門下既弗克嚴事公謂之何哉公始至留都遺誠曰吾嘗憐賢親不砥柱中流落入俗套三復斯言凜若嚴師教誡在上矣是用收淚短述深自鍼砭耳乃若所以不朽公於幽而勸天下於明

者則以俟夫立言君子

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晚眷末梁雲龍泣狀

